

藥性通攷

二



熟地

味甘性溫沉也陰中之陽無毒入肝腎二經生血益精長骨中腦中之髓真陰之氣非此不生虛火之焰非此不降洵奪命之神品延齡之妙味也夫腎有補而無瀉是腎

宜補矣然補腎之藥山茱萸牛膝杜仲北五味之外舍熟地又用何藥哉況山萸牛膝不可爲君而杜仲性又過溫可以補腎火之衰而不可補腎水之乏此熟地之必宜用也熟地君藥可由一兩用至八兩蓋補陽之藥與補陰之藥用之實有不同補陽之藥可少用以奏功而補陰之藥必多用以取效以陽主升而陰主降陽升少用陽藥而氣易



上騰陰降少用陰藥而味難下達熟地至陰之藥尤與他陰藥有殊非多用之何以取勝或謂熟地至陰之藥但其性甚滯多用之而膩膈生痰萬一助痰以生喘亦甚可危也此正不知熟地之功力者夫熟地豈特不生痰且能消痰豈特不滯氣且善行氣顧人用之何如耳夫痰有五臟之異痰出脾肺者用熟地則助其濕似乎不宜倘痰出於肝腎者舍熟地又何以逐之耶故人有吐痰水者用二陳消痰化痰之藥百無成功乃服八味湯而痰氣之汹涌者傾刻卽定非心肝腎之痰用熟地之明驗哉乃更朝夕之間所吐皆白沫日輕而夜重甚之卧不能倒用六味湯大

加熟地山萸一連數劑而痰卽大減再服數十劑白沫
除而卧亦甚安又非熟地消痰之明驗乎熟地消痰而
生痰又何疑哉至於氣之滯也服地黃湯而消痰於頃刻
猶謂氣之不行也可乎人生飲食脾腎之氣行水穀入腹
不變痰而變精惟其脾腎之虛也水穀入腹不化精而化
痰矣用地黃湯而痰消者往往多能健飯是熟地乃開味
之聖品也其能開味者何胃爲腎之關腎水旺而胃中之
精液自潤故腎氣足而胃氣亦足腎氣升而胃氣亦升然
則熟地行氣而非滯氣不又可共信哉氣行痰消烏能作
喘尤所不必疑矣○或問熟地既是君藥可單用一味以

奏功否夫熟地雖是君藥不可獨用以取勝蓋陽藥可以
奇用而陰藥必偶用也况熟地乃至陰之品性又至純非
佐之偏勝之藥斷斷不能成功此四物湯補血必益之當
歸白芍川芎推之而與人參同用可以補心腎之既濟與
白朮同用可以補脾腎之有虧與麥冬五味同用可以滋
肺腎之將枯與白芍同用可以益肝腎之將絕與肉桂同
用可以助命門之火衰與棗仁同用可以安臚中之火沸
與元參同用可以瀉陽明之焰然必用二兩爲君而加所
佐之味或五錢或八錢自易取勝倘熟地少用力亦不全
又何以取勝哉內惟肉桂止可用至一錢不可用至三錢

之外餘則熟地多用無忌也○或問產前必用熟地以補血不知產後亦可重用否曰產後正宜重用也產婦血虧不用熟地以生新血用何藥乎雖佛手散乃產後聖藥然能加入熟地則生血尤奇凡產後血暈諸病與人參當歸並用必立殊功不特產後臍腹急痛者始可用之夫腎中元氣爲後天之祖熟地稟先天之氣以生之用熟地以助後天非泛論也○或問熟地膩膈生痰世人以薑汁砂仁製之可乎夫熟地何嘗膩膈也熟地味甘而性溫味甘爲脾胃所喜性溫爲脾胃所宜脾胃既不相忤又何所忌而膩膈乎况熟地乃陰分之藥不留胃中卽留腎中胃爲

腎之關門胃見腎經之味有不引導至腎者乎雖薑汁砂仁麤脾無礙於熟地而終不可謂熟地之膩膈生痰也或問熟地既不膩膈何以六味丸中加茯苓山藥澤瀉因其膩膈而用之乎是以茯苓山藥澤瀉爲制熟地之品亦何其輕視茯苓山藥澤瀉哉腎宜補而不宜瀉既用熟地以補腎豈可復用利藥以瀉腎況又用利藥以制補腎之藥使之有瀉而無補乎是熟地之不宜制也明矣熟地既不宜制用茯苓山藥澤瀉之三味非因制熟地也亦明矣非因熟地膩膈也抑又明矣然則用三味之意謂何因熟地但能滋陰而不能去濕但能補水而不能生陽用三

味以助其成功非用之以掣其手足也○或問熟地既
膩膈何以生痰曰熟地實消痰聖藥凡痰之生起於腎
之虛而痰之成也因於胃氣之弱腎氣不虛則胃氣亦不
弱腎不虛則痰不生胃不弱則痰無由成然則欲痰之不
成必須補胃而欲痰之不生必須補腎腎氣足而胃氣亦
足腎無痰而胃亦無痰熟地雖是補腎之藥實亦補胃之
藥也胃中津液原本於腎補腎以生胃中之津液是真水
升於胃矣真水升則邪水自去積滯化而痰涎消矣何謂
其膩膈而生痰乎○或問熟地補腎中之水又何必用山
藥山萸以相佐蓋腎水非得酸不能生山萸味酸而性又

溫佐熟地實有水乳之合然味過於酸非得熟地之甘溫
亦不能獨生腎水也○或問熟地於八味丸中何獨爲君
蓋八味補腎中之火也然火不可以獨補須於水中補之
則補水之藥宜爲君矣方中諸藥惟熟地乃補水故以之
爲君有君則有臣而山萸山藥以佐之有臣則有佐使而
丹皮茯苓澤瀉從之至於桂附反似賓客蓋桂附欲補火
而無能自主不得不讓熟地爲君補水以救火也○或問
熟地可獨用以治病乎曰可凡遇心腎不交之病只須熟
地二兩煎湯饒服而心腎交於瞻聽人以爲熟地乃腎經
之藥不知能上通於心也夫心腎不交之病多是心火太

過而腎水大虧也用熟地以滋腎中之枯乾腎得水之滋而腎之津卽上濟於心心得腎之濟而心之氣又下交於腎又何黃連肉桂之多事哉然單用止可偶爾出奇必輔以茯神山藥佐以山萸棗仁始可久用成功也○或問熟地宜多用以奏功亦宜少用以取效乎曰宜多不宜少也然要在得宜用之於腎水大虧之日多尤覺少用之於脾土大崩之時少尤覺多用之於腎火沸騰之病用多而殊覺欠其多用之於胃土喘脹之症用少而殊憎其少全在用之得宜而多與少不必計也○或問熟地膩滯補陰過多終有相礙未可單用一味以取勝曰然如治心腎之虧

也加入龍眼肉如肝腎之虧也加入白芍如肺腎之虧也
加入麥冬脾腎之虧也加入人參或加白芍既無臑膈更
多捷效是在人之權變耳○或疑腎虛者宜用熟地以陰
補陰也何以補胃者亦用之補胆者亦用之耶此故古人
權宜之法亦至當之法也夫胃爲腎之關門腎虛則胃亦
虛補腎正所以補胃也胆雖附於肝而胆之汁必得腎液
滲入始無枯涸之憂腎虛則胆亦虛補腎正所以補胆也
倘見胃之虛而徒用補胃之藥則香燥之品愈燥其腎水
之乾見胆之虛而止用補胆之味則酸澁之劑愈耗其腎
水之渴腎水既虛而胃胆愈弱惟用熟地以補腎而胃與

胆取給於腎而有餘自燥者不燥枯者不枯誰謂陽症不宜補陰哉○或疑熟地主陰之藥多用之以滋腎宜也何以至陽之病古人亦用奏效豈熟地亦陽分藥乎非也非陽分藥而偏用以治陽症者陽得陰而平也陽非陰不伏用熟地以攝至陽之氣則水火升降陽陰有既濟之美矣○或疑熟地滋陰而不能開胃非也胃爲腎之開門腎中枯槁全藉胃之開門搬運水穀以濟其困乏豈有腎中所喜之物而胃反拒絕之理况腎虛無水則胃中無非火氣亦望真陰之水以救乾涸然則熟地正胃之所喜不獨腎也安有所喜者投之而不急開關以延入者乎所以腎虛



之人必用熟地以開胃至於腎水不虧胃中無火一旦遽用之未免少加脹悶是不善用熟地誰謂熟地非開胃之物哉

生地

味苦甘氣寒沉陰也入手少陰及手太陰涼頭面之火清肺肝之熱亦君藥也其功耑於涼血止血又善療金瘡安胎氣通經止痛崩俱有神功但性寒脾胃冷者不宜多用夫生地既善涼血熱血妄行或吐血衄血下血皆宜用之爲君而加入荊芥以歸其經三七根以止其路又何熱之不除而血之不止哉然可多用而不可頻用可暫用而

不可久用當血之來也其勢甚急不得已重用生地以涼血而止血血一止卽宜改用溫補之劑不當再進生地若以爲止血之神日日煎服久則脾胃太涼必泄瀉元氣困頓而血又重來不悟生地用多反悟用少可悲也夫○或問生地與熟地同是一物而寒溫各別入湯煎服非生地變爲熟地耶曰生地不先製熟則味苦苦則涼已製熟則味甘甘則溫何可同日而語○或問生地涼血以止血是生地實救死妙藥也吾見世人服生地以止血不敢再用改他藥而仍吐又服生地而卽止安在生地之不宜久服乎曰服生地止血之後改用他藥而仍吐血者非不用生



地之故乃改用他藥不得其宜耳夫止血之後不可不補
血補血之藥未有不溫者而吐血之後又最忌其溫恐溫
熱之性引沸其血也補血之藥又未有不動者而吐血之
後又最忌動恐浮動之氣又催迫其血也須六味地黃湯
加麥冬五味則平而不熱靜而不動服之則水升火降永
不再犯安在生地之必宜服哉○或疑生地雖涼要亦不
甚以治虛熱之病似應相宜何禁用甚嚴也不知生地之
涼非特沁入於胃且沁入於脾腎故久服則脾胃俱傷往
往致大瘕之泄不可不慎也○或疑生地止血甚神而泄
中有補似亦與玄參之類可並駕然玄參可重用而生地

斷宜輕用也蓋生地沉陰之性涼血是其所長退火是其
所短不比玄參退浮游之火而又滋枯涸之水也生地
血則血雖止而不行生地不能退火則火欲炎而難靜久
則火上騰而血亦隨沸矣○或疑生地寒涼可以止血以
血得寒而止乎亦血得補而止乎夫生地涼中有補血得
涼而止亦得補而止也血非涼則無以遏其上炎之勢非
補無以得其既濟之歡故生地止血建功神效者正以涼
中有補也○或疑生地清肺肝之藥肺肝俱屬陰補陰卽
不能奏功之速自宜久服之爲得安在生地止可暫用而
不可常服耶曰生地清肺肝之熱亦止清一時之熱耳肺

肝之火初起多實久病多虛生地清初起之熱則熱變爲寒清久病之熱則熱愈增熱蓋實火得寒而勢解虛火得寒而焰起也故不可長用

當歸

味辛辛氣溫可升可降陽中之陰無毒雖有上下之分而補血則一東垣謂尾破血者誤入心脾肝三臟但其性甚動入之補氣藥中則補氣入之補血藥中則補血入之升提藥中則提氣入之降逐血藥中則逐血也而且用之寒則寒熱則熱無定功功雖無定要不可謂非君藥也如痢疾也非君之以當歸則腸之積穢不能去如跌傷也非君